

心打開 就聽得到那說不出口的愛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陳婷婷修復促進者

父母在阿倫2歲時協議離婚，監護權交給父親。父親過世後，母親和姑姑訴訟，最終由母親取得監護權。母親回到屏東與孩子共同生活了一年，期間大小衝突不斷，終致雙方大打出手，時值青少年的孩子控告母親對其施以家暴。

第一次見到阿倫，他並未依照約定的時間出現，遲到還先聲奪人，口氣十分不耐煩，明確的表達他根本不想見筆者，也沒有什麼好說的，阿倫心中糾結著對母親滿滿的恨意，在慢慢的同理與引導之下，阿倫同意了下一次的見面。

幾次見面後，阿倫開始輕輕地述說著媽媽不在的日子，他和父親的生活充滿了快樂，但是，13歲那一年的冬天，相依為命10年的爸爸心肌梗塞突然就過世了。「我嚇壞了、我慌了，誰來救我？當時唯一能想到的是打電話給媽媽。但是，她-沒-有-來。是的，她沒有來！妳說她配當我媽嗎？」阿倫特別加重了語氣，像是在對媽媽宣戰。

後來，單身的姑姑從國外回來，陪著阿倫送走了最親的爸爸，也陪著阿倫生活了半年，成績也在姑姑的監督之下名列前茅。就在阿倫以為可以跟著姑姑回到生活軌道的時候，媽媽卻來了。「她要爭監護權！這次她不嫌遠，也不嫌苦了？」阿倫不屑的哼哼冷笑著。大人們討論著、爭吵著阿倫的監護權和他父親的遺產「有誰問過我？他們討論著我的財產，卻把我當局外人，我已經長大了，我不需要任何人了」。阿倫想拿回自己的主導權，他覺得沒有人在乎他想跟誰生活，想如何掌握父親留給他的財務。「每次聽到他們討論屬於我的財產，我就覺得他們不是真心愛我，都是為了爸爸留下來的房

子、車子和銀子，沒有人真正愛我、真正在乎我。」阿倫不再相信任何人的關心，他覺得媽媽和姑姑都是為了爸爸的遺產!!

第一次和母親約在家裡見面，從她的外表與談吐，職業的敏感度讓筆者直接探詢她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因為當年重度憂鬱症發作纏身，因此沒有能力獨自南下陪在孩子身邊，更遑論處理前夫喪葬事宜。直到病況穩定了，她想照顧孩子的期待也只能透過訴訟爭取監護權了。檢核之下，也發現了她搬到屏東卻自行停止了憂鬱症用藥，加以和孩子不斷的激烈衝突，讓病況越來越不穩定，處理孩子的挑釁時也更容易失去控制。因此首要的工作就是轉介當地醫療資源，即刻銜接起藥物的協助。果不其然，逐漸的她能夠再次條理分明的討論孩子的狀況，也清楚她和孩子分離10年，實在缺少親子溝通的經驗與知識。

和雙方單獨的幾次見面，傾聽著他們的故事，也慢慢引導他們各自澄清與整理自己的狀態、對關係的需求，與遺產處理的期待。期間媽媽曾回饋說孩子不再用三字經吼她，阿倫也在好幾次的會談中問「什麼是憂鬱症？」孩子的腦袋瓜裡，正在嘗試了解媽媽。「為什麼憂鬱症讓她那個時候來不了？」，筆者回問了他一句，其實你很在乎媽媽，對嗎？孩子輕輕的點點頭，說著「這次不管我怎麼逼她，她就是不走，或許我應該試著相信她不會再背棄我」。他低下了頭，不再是2個月前第一次認識他時忿怒的喊著「我恨她，叫她滾」的阿倫了。於是他同意進行修復會談。

修復會談中，母子對事件發生經過，都坦誠以對，也都願意停下來讓對方把話說完，促進者引導著彼此說出真正的心聲，而不只

是講事件、講原因。阿倫聽著媽媽說，「她知道奶奶和爸爸都疼阿倫這個唯一的孩子，所以離婚時她一毛錢也不要，因為這些將來都是留給阿倫的」，媽媽也了解房子對阿倫的意義。他們開始合理的規劃著生活所需的花銷，同意部分動用父親的存款以支應生活所需。並一起向法院諮詢，如何完成協議並獲得司法上的保障，讓阿倫放心。他們互相道了歉，記得在第二次的修復會談時，阿倫也說要盯著媽媽穩定回診控制好憂鬱症。當面「道愛」或許還不習慣，但阿倫開始用照顧與行動來表示。

這是一個母子親情重新開始的契機，筆者聯繫學校申請縣府學生諮商中心心理師到校持續提供阿倫情緒支持，也聯繫社工，請他們協助母親親職能力提升與醫療狀況的關注，希望社會資源的共同努力，讓母子之愛能夠健康的茁壯。

撰稿人小語

在促進者的努力下，透過個別訪談了解雙方背景、動機與需求，也各別引導與澄清他們心理上真實的感受。修復會談是個溫馨、美滿的過程。終於阿倫願意停下來，不再像之前只要媽媽一開口就不耐煩頂回去或鎖房門拒絕溝通。他願意讓媽媽開口說話，也讓促進者能引導媽媽述說未曾說出口，心繫著孩子的考量。在這些敘述中阿倫的「心」聽見了媽媽面對這些事情與選擇背後的那份情感。心打開之後，他也願意告訴媽媽自己的孤單與不信任，雖然還需要時間修復信任，但已經跨越了高牆。他們彼此討論著那些話會踩到對方的地雷，約定要覺察的克制自己的口不擇言。